

民國史料叢刊

696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社會·城市社會

上海內幕
三十年來之上海
上海通俗語及洋涇浜

 大象出版社

民國史料叢刊
696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社會・城市社會

上海內幕

三十年來之上海

上海通俗語及洋涇浜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民國史料叢刊/張研, 孫燕京主編

鄭州: 大象出版社, 2009.2

ISBN 978-7-5347-5439-5

I. 民… II. ①張… ②孫… III. 中國—近代史—史料—民國
IV. K258.06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09) 第022264號

民國史料叢刊

張研 孫燕京 主編

社會·城市社會

總策劃 耿相新

責任編輯 楊吉哲 王莉娜

封面設計 劉冬王

出版 大象出版社 (鄭州市經七路25號 郵政編碼 450002)

網址 www.daxiang.cn

發行 大象出版社總發行部 電話: 0371-63863551

印刷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張 8.875

總定價 180000.00元

若發現印、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。

印廠地址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運成街甲6號

郵政編碼 100176 電話 (010) 67889166

王韋等著

上海内幕

編序

因爲近年來報告文學的難得出現，在「雜誌」上連續刊載的「報告文學」便獲得了廣大的讀者，同時，報告文學也便成了「雜誌」的最大的「特色」之一。這裏所說的「特色」，不會含有一點自矜和標榜的意味，我們不過是說：我們特別有意於提供報告文學的嘗試，而這嘗試竟幸運地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擁護。

我們最近曾應讀者要求，將堯洛川先生的「報告文學集」再版，可是我們又深知再版暢銷書，固然自有其意義，可是初版新書，其意義尤爲重大，尤其當此文場寂寞之際，所以好幾個月前，我們就決定編印本書，特別選定了題目，請王章，柏壘雅等報告文學者，從事搜集與寫作，可是由於印刷電力上的困難，一直到現在才能與渴念中的廣大讀者（幾乎每天有讀者到本社來問：「上海內幕」幾時出？）相見，一面我們固然該爲本書的遲遲出版，向讀者道歉，可是我們同時也慶幸：在此出版事業萬分艱難的當兒，竟能把這樣一部我們自認爲可看的「佳作」終於編印出來。

最後要報告的：（一）本書所收各篇，都是特約寄稿，都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，所以「上海內幕」是純粹的新書。（二）上海內幕的第二集，已在準備中，最近期間可能接着出版。編者

上海內幕 目錄

1. 走 單 幫 王 韋(一)
2. 電話接線生 王 韋(二)
3. 手工作場 王 韋(三)
4. 三輪車夫 王 韋(四)
5. 捐客商場 王 韋(五)
6. 百年布莊 王 韋(六)
7. 舞台之門 柏壘雅(一四)
8. 歌 手 們 朱慕松(二三)
9. 玻 璃 杯 應 偉(三三)
10. 滑頭郎中 柳 谷(四四)

走單幫

王章

北火車站人聲鼎沸，風光不減當年。

大清早，太陽還沒有出來，抄班口已擠滿了人，大姑娘擠在小伙子當中，老頭子軋在娘兒們里面，管不了男女授受不親，管不了北風刮着臉皮，木棍子打了一下就會痛過，手里的包袱可不能放鬆呀！

杭州車到了，乘客們從鐵柵里湧出來，蹬！蹬！蹬！那麼混亂，那麼緊張，像是戰線上退下來的敗兵，像是逃難流亡的難民，可是，你不能輕看他們，也許你昨天吃的飯正是他們當中從嘉興搬來的，也許你剛才用過的草紙正是他們當中從杭州販來的呢。

接着杭州車來的是南京車，一式的，又是那麼一個緊張的鏡頭。但是，從這一羣乘客中，我要介紹出三個人來，你看着，那邊不是有三個人，順利地從月台上過來，穿過了鐵柵。

打頭的一個是許孝棠，棉布字號出身。幾年前，棉布交易一落千丈，他就改行跑單幫，從背轎到

嘉興起，到甬波帶銅板，江北販花生米，如今到遙遠的北國運銅鑽，彈子墳令，西藥……一度到唐山海關外覓千層紙，可以稱作老單幫了。現在手頭上已經有了幾十個草字頭。

後面跟著的是陳家麟和方太太。前者是許孝棠的老同事，因為講不來又聽不懂北方話，所以處處向許孝棠低頭。後者是許孝棠的一個吃銀行飯朋友的太太，二十五六歲年紀，雖然大衣披著，但隆起的腹部還很顯著。

「還是叫馬車吧！喂，方太太，還早哪，一回到旅館里去息一息，吃些點心再回家。」

許孝棠立停了，回過頭來對方太太說。

「好吧。」方太太應了一聲，也立停了。

陳家麟就跨大了腳步去叫馬車。

「鄭家木橋，大中旅館，幾銅？」

「規規矩矩，先生，六百隻洋。」馬車夫的討價。

「五百塊，多一個銅不要！」陳家麟說著，把頭轉了向。

「先生，六百隻洋沒有討你多，三升米還買不到。」

「好吧！依你六百塊。來，方太太，你先上去。」

許孝棠接上來說。在這方面，他常常顯得非常爽氣，他當然計算過，六百元車資，逢六進二來

分，他自己祇會鈔二百元，所以落得無攔關。

方太太靠了許孝棠的扶持跳上了許孝棠自己第二個上車，然後由陳家麟把四隻日本式的包袱遞上去，待大家坐定了，馬車夫就揚起鞭子，「豁」的一聲，就的豁的豁的向南而行。

許孝棠燃了紙烟，就開口：

「我說呵，李定輝一定還未動身，貴中旅館三百零二號一定還開着。」

「唔，我看他真不像做生意，手腳一鬆，操伊拉，吃苦頭日脚忘記了。」陳家麟附和着。

「也不想想着，跑單幫不比別種生意，祇好跑一趟算一趟，一靠運道，二靠把結，像他這樣，到天津不肯回上海，回上海不肯上天津，今朝頭痛，明朝腳酸，專門掉「鎗花」。我看他……咳，不是我背後講人，沒有好下場。」

許孝棠剛剛說畢，陳家麟又接上來：

「你同他是老朋友哇，可以勸勸他。」說「再這樣下去，你自己尋路子，不要來跟我。」這話你可以說的嘛！」

許孝棠還沒有想出回話，方太太眼晴一睜，也插上來：

「聽人家講，李先生在天津有相好。」

許孝棠聽了這話，精神加倍，嘴邊沒有開，話已經出來了：

「是呵！還爲啥！天津長春旅館里一個胖篤篤的叫，叫香姐，唉，這種山東老鸞他會看中，真是
啥啥閒話。」

「上海不會沒有相好。」陳家麟加上一句。

「讓他去，自作孽，沒有藥救。我總算盡過朋友之誼，幫過忙，前年我跑寧波，就帶他一道跑寧波，去年我找到天津路子，第二趟就叫他一道上去，老實說，沒有我，他家里可以過得這樣太平，
唔！」

許孝棠的話一停，陳家麟跟方太太覺得這幾句話與自己有關，就不約而同的說起來：

「是呵，全靠你。」

「是呵，全靠你許先生幫忙。」

過橋了，馬車夫跳下來，牽着馬頭向前跑。

「這趟上海不能多等，中元公司同鴻泰新沒有帶貨的話，空手上去，鈔票想法子匯。這批維他命
C上海到貨還少，不趕緊跑一趟，恐怕帶的人多，又要像過淋紙一樣，塞足了，賣不掉。」許孝棠
在盤算着，說到這里，稍停，又加上二句：「你們想想看，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陳家麟邊說邊點頭。

「你許先生辦事怎會不對，我是一點也不曉得，總聽你許先生的。」方太太說着，看了許孝棠一

眼。

「哈哈，講講白相相。」許孝棠想起什麼似的，高高興興地開了口：「做別種生意男人來得靈光，跑單幫是女人來得好做，像你方太太，灰鼠大衣披着，啥人看得出是跑單幫的。……並且……各到各處都佔便宜。」

方太太聽着，似笑非笑地看着許孝棠。

自然，陳家驥又接上來：

「哇，我倒想起了，上趙聽陸小姐講，別人帶聯鈔東塞西塞，她有一個好法子，把十五張一百元的聯鈔摺攏來，裹在絨綫團里面，火車里來抄的時候，就低着頭結絨線衫，啥人會曉得這絨線團里面有聯鈔。」

「所以我講女人佔便宜呵！萬一出什麼事，女人可以哭哭啼啼的總有法子想，男人就討厭了。」許孝棠的話引起了大家哈哈大笑。

就這麼說說笑笑的到了大中旅館。

付了車資，三個人踏進旅館的門，許孝棠上前去看「旅客一覽」，果然，李定輝還住在三〇二號，有電梯而不能乘，三個人拎着四隻包袱吃力地走上三樓。

將近三〇二號門口，忽然，一個女郎正從三〇二號房間跳出來，唔，脂粉脫下了，是那麼枯黃的

一張臉。三個人相顧一下，意識到是怎麼一回事。

許孝棠用腳踢開了門，睡在裏面的李定輝着急了。

「啥人？啥人？」

「是我！」許孝棠放下包袱，走到牀前，臉皮繃了起來，帶着譏諷的口吻說：「老兄怎麼啦？上海有好生意尋到了，不高興再跑單幫是不是？那末老朋友應該提拔提拔呀！」

「噲閒話，中元公司沒有帶貨，叫我空手上天津嗎？」李定輝說着，跟陳家驊和方太太點了點頭。

「那末鴻泰新總有貨囉，北京貨也可以帶呀。」

「鴻泰新也沒有。」

「像幾時去問過？」許孝棠問着，脫下了大衣。

「前幾天。」李定輝答着，已經跳下牀來。

「這兩天爲啥不去？……做生意像這樣……唔，我問你，剛剛此地跑出去的是啥人？」

「你看見此地有人出去？」

「當然。是一個女人，又是嚮導社？」

「不要瞎三話四，人家跑錯了路。」

「呸……，你還想賴，好了，天津長春旅館有香姐，上海又開了戶頭，福氣是你好……」許孝棠說到此地停一停，然後斜着眼睛繼續的說：「前年跑寧波，買船票的門口曬過夜的日子你忘記了吧？」

「好了，少說幾句，少說幾句，還纏着啥東西？」

許孝棠覺得很不高興，沒有回答他就坐下來，大家都沉默了一息。

「是散拿，還是咖啡豆？」李定輝還是向着許孝棠問。

「你看像是帶散拿，咖啡豆？」

李定輝一看祇有四隻小包袱，再問：「那末是黑貨？」

「發你個大頭昏，上趙出了毛病，還纏還會再帶？」許孝棠狠狠地說。

「那末？」

「這趙帶的是補針，維他命C。」方太太做了好事。

「利子好不好？」李定輝自己也不知道在問誰。

「要買出價銀，大概一掉十二（註一）總有的囉。」這回是陳家麟做的好事。

李定輝自己覺得頗惶恐，怪忍耐的，他想用什麼話來消除一下許孝棠的怒氣，嚶，有了：

「嚶，老許，有二個人來找過你，一個我認得，是跑金蓮的謝老頭。還有一個是老太太。差不多

天天來問你有到未到，不曉得有啥事體。」

許孝棠聽着了，猜準那個老太太一定是自己的舅媽，但依舊不開口，稍息，他問方太太要吃什麼點心，方太太搖搖頭站起來說：

「我不要吃，我先走了。」

「爲啥這樣要緊？喔，是不是方先生有二禮拜不會見面？嘻嘻。」

許孝棠實在也不是好東西，這話一出口，他的怒氣一掃而空了。

方太太走了後，陳家麟也預備拔脚，許孝棠對他說：

「我曉得你巴不得一早就回家，老夫老妻爲啥還這樣熱絡？……嘻嘻，久別如新婚，當心些！」

「你這人講話總是這樣，你自己女人在鄉下，在上海的話，你一定比我跑得快！」陳家麟說着就出去了。

掉進來的是個老太太，劈頭看見許孝棠就嚷起來：

「喔，孝棠，你回來了，我來尋過你好幾趟。」說着，側過頭去，看見李定輝，「喔，這位先生也在，早哪！」

許孝棠來不及喊上「舅媽」，指着椅子說：「坐，坐。」一面掀着電鈴喊茶房開水，自己燃起一支紙烟。

「我沒有空來看你，舅舅好？妹妹弟弟都好？」

「總算好。呃，孝棠，生活這樣高，日腳怎過呢？」

許孝棠當然知道舅媽此來的目的。像對許多人說過的一樣，他又要嘆苦了。

「是呵，舅媽。像我這樣，正式生意不做，一年到頭在外面跑，出了啥事體，連屍骨也沒人來領聽聽賺着多少，但是開繳大呵，跑來跑去，祇有餓一隻嘴巴。」

做舅媽的在打量外甥手指上二隻金戒指，自然，被許孝棠發現了。

「我恐怕在外面萬一出事，叫爹不應，叫娘不應，所以特地兌了這一隻戒指，急用時好擋一擋。」
做舅媽的不懂許孝棠說這話是什麼用意，顯然，她有更重要事要留意。

「孝棠，舅媽想跟你一起去跑，你看我吃得消嗎？」

「你跟我去？舅媽，你吃不消呀！上車下車要軋，像你電車尚且軋不上，火車不用講了。」

「我看比我年紀大的人也在跑單幫……呃，孝棠，實在沒有法子呀，你舅舅身體又不好，不然總是他去的。」

「現在來貨也沒有把握，況且本錢很大。」許孝棠這樣說，無非是探聽一下舅媽的本錢有否着落。

「本錢大縱大，我還借得動。」

做舅媽的這麼一說，許孝棠的心寬了許多，原來，多一個人跟他跑，他就多一些好處。可是帶跑這樣一個目不識丁而年紀又這麼大的老太太，實在有些不妥當，何況還是自己的長輩，在行動上諸多不便。

「舅媽，不是我不肯帶你去，實在恐怕你吃不消，萬一……」

老實說，做舅媽的不是爲了生活逼人，怎肯如此輕視老命，忽然，她想起來，還是叫自己女兒去試試看吧！

「假使我不去，祇有叫翠寶去。」

「你年紀太大，翠寶年紀太輕——今年十九歲吧！」許孝棠覺得更不妥當。

「十九歲大姑娘萬萬去不得。」李定輝聽了半天，這回可有發言機會了。

「爲啥去不得？我隔壁一個十四歲小娘在跑青島，從前家里有米無柴，有柴無米，現在每天吃魚吃肉。」做舅媽的向說話的人說。

「大姑娘跑過單幫，還有誰要！」李定輝說着，做個手勢，很起勁的樣子。

「我翠寶是規規矩矩的。」做舅媽的相信自己的女兒。

「沒有用，就是金子打的也不能保險不爛，我看得多了。」

「這都是一班男人不好，下流胚子！」